

廣野的呼聲

黃市如



曠野的呼喊

蕭紅著



上海雜誌公司印行

印翻准不·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版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版

曠野的呼喊

著者 蕭紅

發行者 張靜廬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上海 中正東路
漢口 交通路
昆明 武成路

目次

朦朧的期待	(一)
曠野的呼喊	(一五)
✓ 逃難	(五五)
山下	(六七)
蓮花池	(一〇五)
孩子的講演	(一四五)

朦朧的期待

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，

日日在愁苦之中，

還不如那山上的飛鳥，

還不如那田上的蚱蟲。

李媽從那天晚上就唱着曲子，就是當她聽說金立之也要出發到前方去之後。金立之是主
人家的衛兵。這事可並沒有人知道，或者那另外的一個衛兵有點知道，但也說不定是李媽自己
的神經過敏。

「李媽，李媽……」

當太太的聲音從黑黑的樹蔭下面傳來時，李媽就應着回答了兩三聲，因為她是性急爽快的人，從來是這樣，現在仍是這樣。可是當他剛一抬腳，爲着身旁的一個小竹方檯，差一點沒有跌倒，於是她感到自己是流汗了，耳朵熱起來，眼前冒了一陣花，她想說：

「倒霉！倒霉！」她一看她旁邊站着那個另外的衛兵，她就沒有說。

等她從太太那邊拿了兩個茶杯回來，剛要放在水裏邊去洗，那姓王的衛兵把頭偏着：

「李媽，別心慌，心慌什麼，打碎了杯子。」

「你說心慌什麼……」她來到嘴邊上的話沒有說，像是生氣的樣子，把兩個杯子故意的撞出叮噹的響聲來。

院心的草地上，太太和老爺的紙煙的火光和一朵小花似的忽然開放得紅了。忽然又收縮得像一片在萎落下去的花片。螢火蟲在樹葉上閃飛，看起來就像憑空的毫沒有依靠的被風吹着似的那麼輕飄。

「今天晚上絕對不會來警報的……」太太的椅背向後靠着，看着天空。她不大相信這天陰得十分沉重，她想要尋找空中是否還留着一個星子。

「太太，警報不是多少日子夜裏不來了麼？」李媽站在黑夜裏就像被消滅了一樣。

「不對，這幾天要來的，戰事一過九江，武漢空襲就多起來……」

「太太，那麼這仗要打到那裏也打到湖北？」

「打到湖北是要打到湖北的，你沒看見金立之都要到前方去了嗎？」

「到大冶，太太，這大冶是什麼地方多遠？」

「沒多遠，出鐵的地方，金立之他們整個的特務連都到那邊去。」

李媽又問：「特務連也打仗，也衝鋒，就和別的兵一樣？特務連不是在長官旁邊保衛長官的嗎？好比金立之不是保衛太太和老爺的嗎？」

「緊急的時候，他們也打仗，和別的兵一樣啊！你還沒聽金立之說在大場他也作戰過嗎？」

李媽又問：「到大冶是打仗去！」又隔了一會她又說：「金立之就是作戰去！」

「是的，打仗去，保衛我們的國家！」

太太沒有十分回答她，她就在太太旁邊靜靜的站了一會，聽着太太和老爺談着她所不大

理解的戰局，又是田家鎮……又是什麼鎮……

李媽離開了院心經過有燈光的地方，她忽然感到自己是變大了，變得就像和院子一般大，她自己覺得她自己已經赤裸裸的擺在人們的面前。又彷彿自己偷了什麼東西被人發覺了一樣，他慌忙的躲在了暗處。尤其是那個姓王的衛兵，正站在老爺的門廳旁邊，手裏拿着個牙刷，像是在刷牙。

「討厭鬼，天黑了，刷的什麼牙……」她在心裏罵着，就走進廚房去。

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，

日日在愁苦之中，

還不如那山上的飛鳥，

還不如那田上的蚱蟲。

還不如那山上的飛鳥，

還不如那田上的蚱蟲……

李媽在飯鍋旁邊這樣唱着，在水筒旁邊這樣唱着，在晒衣服的竹竿子旁邊也是這樣唱着。從她的粗手指骨節流下來的水滴，把她的褲腿和她的玉藍麻布的上衣都印着圈子。在她的深紅而微黑的嘴唇上閃着一點光，好像一隻油亮的甲蟲伏在那裏。

刺玫樹的蔭影在太陽下邊，好像用布剪的，用筆畫出來的一樣爬在石塔前的磚柱上。而那葡萄藤，從架子上邊倒垂下來的纏繞的枝梢，上面結着和扭扣一般大的微綠色和小琉璃似的圓葡萄，風來的時候，還有些顫抖。

李媽若是前些日子從這邊走過，必得用手觸一觸它們，或者拿在手上，向她旁邊的人招呼着：

「要吃得啦……多快呀！長得多快呀……！」

可是現在她就像沒有看見它們，來往的拿着竹杆子經過的時候，她不經意的把竹杆子撞了葡萄藤，那浮浮沉沉的搖着的葉子，雖是李媽已經走過，而那蔭影還在地上搖了多時。

李媽的憂鬱的聲音，不但從曲子聲發出，就是從勺子，盤子，碗的聲音，也都知道李媽是憂鬱了，因為這些傢具一點也不響亮。往常那嚮亮的廚房，好像一座音樂室的光榮的日子，只落在回

憶之中。

白嫩的豆芽菜，有的還帶着很長的鬚子，她就連鬚子一同煎炒起來，油菜或是白菜，她把它帶着水就放在鍋底上，油炸着菜的聲音就像水煮的一樣。而後淺淺的白色盤子的四邊向外流着淡綠色的菜湯。

用圍裙揩着汗，在她正對面她平日掛在牆上的那塊鏡子裏邊，反映着彷彿是受驚的，彷彿是生病的，彷彿是剛剛被幸福離棄了的年青的山羊那麼沉寂。

李媽纔二十五歲，頭髮是黑的，皮膚是堅實的，心臟的跳動也和她的健康成和諧。他的鞋尖常常是破的，因為她走路永遠來不及舉平她的腳，門坎上，煤堆上，石塔的邊沿上，她隨時隨地的暢快的踢着。而現在反映在鏡子裏的李媽不是那個原來的李媽，而是另外的李媽了，黑了，沉重了，啞痞了。

把吃飯的傢俱擺齊之後，她就從桌子邊退了去，她說：「不大舒服，頭痛。」

她面向着欄棚外的平靜的湖水站着，而後蕩着，已經爬上了架的倭瓜在黃色的花上，有蜜蜂在帶着粉的花瓣上來來去去。而湖上打成片的肥太的蓮花葉子，每一張的中心頂着一個圓

圓的水珠，這些水珠和水銀的珠子似的向着太陽，淡綠色的蓮花苞和掛着紅嘴的蓮花苞，從肥大的葉子的旁邊站了出來。

湖邊上有人爲着一點點家常的菜蔬除着草，房東的老僕人指着那邊竹牆上冒着氣一張排着一張的東西向李媽說：

「看吧！這些當兵的都是些可憐人，受了傷，自己不能動手，都是弟兄們在湖裏給洗這東西，這大的毯子，不會洗淨的。不信，過到那邊去看看，又腥又有別的味道……」

西邊竹牆上晒着軍用毯，還有些草綠色的，近乎黃色的軍衣。李媽知道那是傷兵醫院，從這幾天起，她非常厭惡那醫院，從醫院走出來的用棍子當做腿的傷兵們，現在她一看了就有些害怕。所以那老頭指給她看的東西，她只假裝着笑笑。隔着湖，在那邊湖邊上洗衣服的也是兵士，並且在石頭上打着洗着的衣裳發出沉重的水聲來……「金立之裹腿上的帶子，我不是沒給他釘起嗎？真是發昏了，他一會不是來取嗎？」

等他取了針線又來到湖邊，隔湖的馬路上，正過着軍隊，唱着歌的，混着灰塵的行列，金立之不就在那行列裏邊嗎？李媽神經實的，自己也覺得這想頭非常可笑。

各種流行的軍歌，李媽都會唱，尤其是那句：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。』她每唱到這一句，他就學着軍人的步伐走了幾步。她非常喜歡這個歌，因為金立之喜歡。

可是今天她厭惡他們，她把頭低下去，用眼角去看他們，而那歌聲，就像黃昏時成團在空中飛着的小蟲子似的，使她不能躲避。

「李媽……李媽。」姓王的衛兵喊着她，她假裝沒有聽到。

「李媽！金立之來了。」

李媽相信這是騙她的話，她走到院心的草地上去，呆呆的站在那裏。王衛兵和太太都看着她：

「李媽沒有吃飯嗎？」

她手裏捲着一半裹腿，她的嘴唇發黑，她的眼睛和釘子一樣的堅實，不知道釘在她面前的什麼。而另外的一半裹腿，比草的顏色稍微黃一點，長長的拖在草地上，拖在李媽的腳下。

金立之晚上八點多鐘來的。紅的領章上又多了一點金花，原來是兩個，現在是三個。在太太的房裏，爲着他出發到前方去，太太賞給他一杯檸檬茶。

「我不吃這茶我只到這裏……我只回來看一下連長和我一同到街上買連裏用的東西
我不吃這茶……連長在八點一刻來看老爺的。」他靈敏的看一下袖口的錶：「現在八點，連長
一來我就得跟連長一同歸連……」

接着他就談些個他出發到前方，到什麼地方，做什麼職務，特務連的連長是怎樣一個好人，
又是帶兵多麼真誠……太太和他熱誠的談着。李媽在旁邊又拿太太的紙烟給金立之，她說：

「現在你來是客人了，抽一支吧！」

她又跑去把裹腿拿來，擺在桌子上，又拿在手裏又打開，又捲起來……在地板上，她幾乎不
能停穩，就像有風的水池裏走着的一張葉子。

他爲什麼還不來到廚房裏呢？李媽故意先退出來，站在門坎旁邊咳嗽了兩聲，而後又大聲
和那個王衛兵講着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的話，她看金立之仍不出來，她又走進房去，
她說：

「三個金花了，等從前方回來，大概要五個金花了。金立之今天也換了新衣裳，這衣裳也是
新發的嗎？」

金立之說，「新發的。」

李媽要的並不是這樣的回答。李媽又說：

「現在八點五分了，太太的錶準嗎？」

太太只向着錶看了一下，點一點頭，金立之仍舊沒有注意。

「這次，我們打仗全是爲了國家，連長說，甯作戰死鬼，勿作亡國奴，我們爲了妻子，家庭，兒女，我們必須抗戰到底……。」

金立之站得筆直在和太太講話。

趁着這功夫，她從太太房子裏溜了出來，下了台階，轉了一個彎，她就出了小門，她去買兩包烟送給他。聽說，戰壕裏煙最寶貴。她在小巷子裏一邊跑着，一邊想着她所要說的話：「你若回來的時候，可以先找到老爺的官廳，就一定能找到我。太太走到那裏，說一定帶着我走。」再告訴他：「回來的時候，你可不就忘了我，要做個有心的人，可不能夠高陞了忘了我……。」

她在黑黑的巷子裏跑着，她並不知道她自己在發燒。她想起來到夜裏就越熱了，真是湖北的討厭的天氣。她的背脊完全浸在潮濕裏面。

「還得把這塊錢給他，我留着這個有什麼用呢？下月的工錢又是五元，可是上前線去的錢是有數的……」她隔着衣裳捏着口袋裏一元錢的票子。

等李媽回來，金立之的影子都早消滅在小巷子裏了，她站在小巷子裏喊着：

「金立之……金立之……」

遠近都沒有回聲，她的聲音還不如落在山澗裏邊還能得到一個空虛的反響。

和幾年前的事情一樣，那就是九江的家鄉，她送一個年青的當紅軍的走了，他說他當完了紅軍回來娶她，他說那時一切就都好了。臨走時還送給她一匹印花布，過去他在家裏一看到那印花布她就要啼哭。現在她又送走這個特務連的兵士走了，他說抗戰勝利了回來娶她，他說那時一切就都好了。

還得告訴他：「把我工錢都留着將來安排我們的家。」我們的家。

但是金立之已經走了，想是連長已經來了，他歸連了。

等她拿着紙煙，想起這最末的一句話的時候，她的背脊被涼風拍着，好像浸在涼水裏一樣，因為她站定了，她停止了，熱度離開了她，跳躍和翻騰的情緒離開了她。徘徊，鼓蕩着的要破裂的

那一刻的人生，只是一刻把其餘的人生都帶走了。人在靜止的時候常常冷的。所以是她不期的打了個脊骨的冷戰。

李媽回頭看一看那黑黑的院子，她不想再走進去，可是在她前面的那黑黑的小巷子，招引着她的更沒有方向。

她終歸是轉回身來，在那顯着一點蒼白的鋪磚的小路上，她摸索着回來了。房間裏的燈光和窗帘子的顏色，單調得就像飄在空中的一塊布和閃在空中的一道光線。

李媽開打了女僕的房門，坐在她自己的床頭上，她覺得蟲子今夜都沒有叫過，空的，什麼都是不着邊際的，電燈是無緣無故的懸着，床舖是無緣無故的放着，窗子和門也是無緣無故的設着……總之，一切都沒有理由存在，也沒有理由消滅……

李媽最末想起來的那一句話，她不願意反復，可是她又反復了一遍：

「把我的工錢，都留着將來安排我們的家。」

李媽早早地休息了，這是第一次，在全院子的女僕休息之前她是第一次睡得這樣早，兩盒

紅錫包香煙就睡在她枕頭的旁邊。

了。

湖邊上戰士們的歌聲，雖然是已經黃昏以後，有時候隱現的還可以聽到。夜裏她夢見金立之從前線上回來了。「我回來安家來了，從今我們一切都好了。」他打勝

而且金立之的頭髮還和從前一樣的黑。

他說。「我們一定得勝利的，我們爲什麼不勝利呢，沒道理！」
李媽在夢中很溫順的笑了。